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芽 / (法)左拉(Zola, E.)著;张宝霞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7-8

I. 萌… II. ①左…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56 号

责任编辑:王志中

萌芽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3 印张 36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50 元

序 言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而每一部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和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萌芽》即是一部记录了19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小说也使她的作者左拉在全世界工人读者中间获得了声誉。

爱弥尔·左拉(1841—1902)是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者之一,倡导自然主义文学。他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年轻时曾经历过一段穷困和顽强劳动的艰苦道路,后来从事专业创作。在艺术上,左拉的作品场景壮阔,气势雄浑,文笔粗犷。他善于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集体活动的场面和景象,刻画人物挥洒自如,以细节描写和夸张描写著称。他倡导自然主义,主张用生理原因来解释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作品不同程度受到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其涉及的内容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创作比他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要广阔得多。左拉是法国第一位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家,《萌芽》则是法国第一部描写无产阶级罢工的小说,大大地扩展了文学的主题。

为了创作《萌芽》左拉曾经跑遍了当时发生过罢工的昂赞矿区,对矿工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小说以精确的细节反映了工人囚徒般的生活,准确地描写了矿工的劳动状况和心理活动。小说具有深刻的文献价值,取得了极高的现实主义成就。《萌芽》通过描写世代当矿工的马安一家人的悲惨生活遭遇和他们逐渐觉醒、罢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故事,真实地再现了法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劳资矛盾及煤矿工劳动和生活的状况,热烈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左拉在这部

小说的草稿中曾指出：“这部小说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愤怒。是对社会的一个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而言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宣告将来，提出一个将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左拉在《萌芽》中把工人的罢工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范围之内，试图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实行某些小的改良，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平共处，以取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是作者本人的局限性所致。

从艺术特点来看，《萌芽》有着充沛的感情，完整的结构，景物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紧密结合。虽然也受到了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的影响，但其政治意远远超了自然主义的不涉及政治制度的纯客观主义的描写范围，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编 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9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61
第五章	231
第六章	288
第七章	363

第一章

—

天上没有一颗星星，夜阴沉沉的，黑得像墨。光秃秃的平原上，一个人独自沿着从马西恩纳到蒙苏的大路走着。这是一条十公里长的笔直的碎石路，两旁都是甜菜地。他甚至看不清面前黑黑的土地。三月的风呼呼地吹着，像从海上吹过来的狂风一样冰凉刺骨，风从大片的沼泽地和光秃秃的地面上刮过来，他这才感觉到这里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夜空中不见一点树的影子，脚下的路像防波堤一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笔直地伸向远方。

这个人是大约半夜两点钟从马西恩纳过来的。他大步走着，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棉线衣和一条天鹅绒长裤，冻得直打哆嗦。一个用方格子手帕包着的小包裹使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他只好把它夹在腋下，一会儿夹在右边，一会儿又夹在左边。他为了能把被刺骨的寒风冻得皲裂流血、僵硬麻木的双手同时都插到裤袋里，就这样把包裹换来换去。这个既无工作也无地方住的工人，大脑里一片空白，他只希望天亮以后寒气能稍减一些。他这样走了一个小时，这时在离蒙苏两公里的地方，他看见了马路左边有几处红红的火光。这是烧在露天里的三堆火，像悬挂在半空中似的。他先是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后来，他实在想烤一会儿手，暖和暖和。

道路渐渐地低下去，看不见了。一切都消失了。路的右边是一道栅栏，这是一道用粗大的木板围起来的护挡铁路的木板墙。路的左边是一片长满荒草的斜坡，斜坡上隐隐约约可见一些山墙尖，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小房子都一个样式，房顶矮矮的。

他往前又走了大约两百步。突然，在路的转弯处，他的附近又重新出现了火光。他弄不清楚，这些火堆怎么会在死寂的夜空里

如此熊熊地燃烧着。但这时，他瞧见了地面上的另一幅景象，便停了下来。这是一群牢固的低矮的建筑，一家工厂的烟囱高高地耸立着，投下一道长长的黑影子。稀疏的几道微光从肮脏的窗户里透出来，五六盏阴暗的吊灯挂在外面的木架上。木架的木头被烟熏得乌黑，隐隐约约可以认出是一些巨大的台架。在这个被黑夜和烟雾所笼罩的奇异景象中，只听得一种声音，一种看不见的蒸汽机粗壮而深长的喘息声。

于是，这个人认出了这是个矿井。他立刻又感到很难为情，矿井又怎么样呢？没用的，不会有工作的。他没朝这些建筑物走去，而是冒险爬上了矸石堆。那上面为了照明和取暖，在铸铁炉里烧着三炉煤火。清理工们还在那儿清除着废石烂土，他们必须干到很晚才行。这时候，他听到了推车工们在台架上推煤车的声音，也看清了火堆旁每个翻斗车边的人晃动的影子。

“您好。”他走到一堆火前，说道。

一个赶车的正背朝着火站着，这是个老头，穿着紫色的毛衣，戴着一顶兔毛鸭舌帽。他的那匹高大的黄马像一匹石马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人们把它拖来的那六节煤车倒空。推车工是一个红头发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他不慌不忙地、无精打采地用一只手按着卸车手柄。矸石堆上面，凛冽刺骨的北风越刮越大，它一阵阵地怒吼着，有如挥动着的长柄镰刀一般。

“您好。”老头儿回答说。

一阵沉默，这个人觉得老头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就赶紧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我叫艾蒂安·郎蒂埃，是个机器匠……这儿能找到活儿干吗？”

火光照亮了他，他大概有二十一岁吧，头发棕褐色，长得很英俊，尽管细手细脚，却显得很有劲。

赶车的放心了，他摇了摇头。

“机器匠的活儿，没有，没有，昨天也有两个来问，什么活儿也没有。”

一阵狂风打断了他们的话。随后，艾蒂安指着矸石堆下面那

一群阴暗的建筑物，问道：

“这是个矿井，对吗？”

老头这一次没能立即回答。一阵急促的咳嗽弄得他喘不上气来。最后，他吐了一口痰，火光映红的地面上立刻留下一个黑点。

“是的，是个矿井，沃勒矿井……您看，附近的那是矿工村。”

说到这儿，他伸出手，指了指黑夜里年轻人凭屋顶猜出来的那个村庄。这时六节煤车被倒空了，老头连鞭子也没抽一下，就迈两条因患风湿病而僵直了的腿跟着空车走了。而那匹大黄马不用人赶，独自往回走去，在路轨当中沉重地拖着空车。又一阵狂风，吹得它鬃毛直竖起来。

沃勒矿场现在变得清晰了。艾蒂安在煤火前出神地烤他那双可怜的、冻得流血的手，一面细细地察看着矿场的每一个角落：选煤棚涂着沥青的棚顶，井架，宽敞的采掘机厂房，安放抽水机的小方塔。这个矿井，建在一片洼地里，有一片砖砌的低矮建筑物。它的烟囱直立在那儿，好像一个逼人的大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就好像一个贪吃的怪兽似的，蹲在那儿专等着吃人。他一面看着矿井，一面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一星期以来到处寻找工作的流浪生活；他回忆起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干活，打了工头耳光，被赶了出来，到处碰壁；星期六，他到了马西恩纳，人们说那儿有工作，是在冶金工业工会里。然而什么也没有，工会工厂里没有工作，松纳维勒工厂也没有工作。他不得不躲在造车厂的木料堆下挨过一个星期天，但那里的巡夜人深夜两点钟时把他赶了出来。他一无所有，不名一文，甚至连面包渣也没有。他就这样到处流浪，也没个去处，连个避风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可怎么办呢？不错，这的确是一个矿井，不多的几盏矿灯照亮了那片方形的院子。突然，一扇门开了，他瞧见了在强烈亮光下的蒸汽锅炉。他这才明白刚才听到的喘气声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抽水机，声音粗长，一刻不停，就像一个堵住了喉咙眼儿的怪物。

那个推车工弓着背，没有看艾蒂安，甚至连眼皮也没抬一下。艾蒂安正要捡起他掉落地上的小包，这时他听见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他知道那个赶车的老头又回来了。他慢慢地从阴影里走出来，

后面跟着大黄马，马儿又拖来了六节重新装得满满的煤车。

“蒙苏有工厂吗？”年轻人问道。

老头吐出一口黑痰，在风中回答道：

“噢，工厂倒不少，可三四十年前比现在可热闹多了。各工厂机器轰鸣，到处都雇不到人手，从来没有赚过那么多钱……现在呢，大家又要勒紧裤带了。这一带可够惨的，工厂解雇了工人，一个接一个地关了门……这大概也不是皇帝的错，但是他为什么要到美洲去打仗呢？我还没算那么多患霍乱死去的人和牲口呢。”

此后，两个人断断续续地用简短的话语继续发着牢骚。艾蒂安讲了他一星期以来的徒劳奔波。难道一定要饿死吗？不久路上将到处是乞丐了吧。老头说就是这样啊，最后肯定要出什么岔子，因为上帝也不允许把这么多的基督徒抛上街头。

“咱们不能天天吃肉了。”

“只要有面包吃就不错了。”

“这是真的，只要能吃上面包也不错啊。”

他们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被一阵阵忧郁的、怒吼着的狂风给卷走了。

“您看，”赶车的老头转身朝着南方，重又大声说，“那儿就是蒙苏……”

接着，他又伸出胳膊，一面指着那些黑暗中看不清楚的地方，一面向艾蒂安讲着他们的名字。在蒙苏，伏维勒糖厂还开着，但奥东糖厂最近又解雇了不少工人。除了杜迪耶尔面粉厂和为煤矿生产钢缆的布勒孜绳索厂还勉强撑得住外，其他工厂都不行了。然后，他用手划了一圈，指着整个北方说：

“松纳维勒建筑公司接到的订单还不及平时的三分之二，马西恩纳冶金工会的三座高炉，也只有两座还在烧着。还有，格日布瓦玻璃厂正在闹罢工，因为听说要降低工资。”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每听到老头说到一处就这样说道，“我是从那边过来的。”

“到这会儿，我们这儿还过得去，”赶车的老头补充了一句，“所有矿井出的煤都比以前少了。你看，对面，在维克托阿，也仅有两

组炼焦炉还在着火。”

他吐出一口痰，套好那六辆空车，跟着他那匹半睡不醒的马走了。

现在，艾蒂安俯视着这整个地区。虽然黑暗尚浓，但老头儿的指点似乎已使这块地方充满了巨大的苦难。这个年轻人现在也潜意识地感觉到了这种苦难，他觉得在他周围，在这无边无际的广阔里到处都是这种苦难。三月的风刮过这片光秃秃的平原，带来了饥饿的声音。狂风怒吼，似乎正带来工作的停顿，带来将饿死许多人的饥荒。他眼睛睁得大大的，试图望穿黑暗，想看而又怕看的矛盾心理折磨着他。一切都淹没在这神秘莫测的黑暗深处。他只能远远地看见那些高炉和炼焦炉。这些炼焦炉有成百个烟囱，竖在那儿，斜斜地排成一行，冒出一溜溜熊熊的火焰。而左边的两个转炉，蓝色的火焰直冲天际，好像两支巨大的火炬。这景象显得很凄惨，就和火灾发生时一模一样。阴沉沉的天际，没有一颗星星，只有这些煤铁之乡的点点夜火。

“您大概是比利时人吧？”老头儿站在艾蒂安背后问道，他又回来了。

这回他只拖来三节斗车。升降罐笼出现了故障，一个螺帽破碎了，这将使工作停顿足足一刻钟，但是这三车煤总还得卸。矸石堆下，一片死寂，推车工们不再推那些弄得台架直摇晃的煤车，只有敲打铁板的锤子声远远从矿井里传来。

“不，我是南方人。”年轻人回答道。

那个卸车的小伙子，倒空了煤车，坐在地上，他很高兴出了故障。他仍然很孤僻，不言不语，只是抬起那双黯淡无神的大眼睛瞅了赶车的老头儿一眼，似乎嫌他说话太多。其实，这老头儿平常不大讲话，今天一定是瞧着年轻人顺眼，并且来了一股想一吐心曲，说不快不快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老头子们有时候大声地自言自语。

“我呀，”他说，“我是蒙苏人，名叫‘长命老’。”

“这是个绰号吧？”艾蒂安惊讶地问。

老头儿得意地笑了笑，然后指着沃勒矿井说：

“对，对……人们把我从井底下拖出来过三次，每次都是遍体

鳞伤的。有一次头发都烧焦了，另一次是泥塞到了嗓子眼，第三次是肚子灌满了水，像只青蛙……那时，人们看见我仍然不愿意死，为了取乐，就给我起了‘长命’这个绰号。”

他越说越起劲，声音沙哑，好像缺了油的滑轮一样吱吱地响，终于引起了一阵可怕的咳嗽。这时，火炉里的火光完全照亮了他那颗大脑袋：花白稀疏的头发，扁平的脸，面色苍白，脸上有几颗发青的斑点。他个子矮小，颈部粗大，罗圈腿，腿肚子和脚后跟都朝外撇，胳膊非常大，两只宽厚的手掌直垂到膝头上。另外，就像那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不怕风吹的马一样，他仿佛也是石头的，显得既不怕冷，也不在乎身边呼啸的狂风。他终于咳嗽完了，使劲清了清嗓子，朝炉火跟前吐了一口痰，地面上又出现了一块黑点。

艾蒂安看着他，看着他吐黑了的地面。

“您在矿上工作很久了吧？”他又问。

长命老使劲张开两条胳膊说：

“很久了，啊，是的！……当年我下井的时候还不到八岁呢。您看！就是在这个沃勒矿井。现在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算一算吧……我在井下面什么活都干过，先是做徒工，能推动车的时候就做推车工，后来又做了十八年的挖煤工。再后来，因为我这两条该死的腿，他们就安排我去干清理活儿，当了一名清理工。后来又当过填平工、修理工，直到他们不得不把我从井底下弄上来，因为医生说再不把我弄上来，我就要死在里面了。于是，五年前他们又决定让我赶车……嗯，这倒不错，我做了五十年矿工，竟然在井下过了四十五年。”

当他说的时候，有几块燃烧着的煤块从火炉里掉了出来，把他苍白的脸映成了血红色。

“他们叫我退休，”他继续说，“我呢，我不想这样做，他们把我看得太傻了！……我还要再做两年，一直做到六十多岁，好拿到一百八十法郎的养老金。要是我现在就不能干了的话，他们就会立刻只给我一百五十法郎。真是精过头了，这帮家伙！……再说了，除了这两条腿有病，我还是挺结实的。您看，这水都浸到肉里去

了,因为我在采掘面上泡得时间太长了,有几天,我腿动一步都要痛得直叫。”

一阵咳嗽,他又说不下去了。

“就是这个使您咳嗽吗?”艾蒂安问道。

他使劲摇了摇头,表示不是。然后,当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说道:

“不是,不是,我是因为上个月感冒了。我从来不咳嗽,现在却咳起来没个完……奇怪的是我吐痰,老是吐痰……”

他的喉咙里一阵响,又吐出一口黑痰。

“吐的是血吗?”艾蒂安问。他终于敢提出这个问题了。

长命老用手背慢慢地擦了擦嘴,说:

“吐的是煤……我身体里有足够的煤,满可以取暖取到死那一天了,我已经有五年没下井了,但里面好像还有存货,真是想不到啊。这竟然存得住。”

一阵沉默,矿井里铁锤有节奏的敲击声远远地传来,风声里带着哀怨,就像深夜里传来的饥饿和劳累的哭泣。面对着熊熊燃烧的火焰,老头用更低的声音诉说着,回忆着往事。啊,当然了,他和他的家人当矿工不是当了一天两天了。自从蒙苏煤矿公司创建以来,他们一家就为它卖命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距今已有一百零六年了。他的祖父纪尧姆·马赫,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就在雷吉亚尔发现了好煤,那是公司的第一个矿井,就是那边那个靠近伏维勒糖厂、已经废弃了的老矿井。整个地区都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个矿是他祖父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纪尧姆矿。他没有见过他的祖父,据说是个大胖子,非常强壮,六十岁时才老死了。后来,他父亲,人称“红人”的尼古拉·马赫,刚刚四十岁就死在了沃勒矿井里。沃勒矿那时正在开采中,一次塌方,把他给整个压扁了。矿岩吸干了他的血,还吞掉了他的骨头。稍后,他的两个叔叔和三个哥哥也先后死在了矿井里。他,樊尚·马赫,总算机灵,几乎是完整地矿井里出来了,只是两条腿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况且不干这个干什么呢?总得干活吧。这一家人干这行,从父到子到孙,祖辈相传,就像别人干其他行一样。他的儿子,图

森·马赫，现在也在为矿上拼命。还有他的孙子们，和他住在对面矿工村里的全家人全都如此。挖了一百零六年的煤，老的完了，小的接着，都是为同一家雇主。嗯，恐怕很多有钱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世叙述得这样清楚吧。

“再说，只要能吃上饭就行啊！”艾蒂安又喃喃地说。

“这正是我所说的，只要有面包吃，我们就能活下去。”

长命老不说话了，转过脸望着矿工村，那里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蒙苏的钟敲过了四点，寒气更加凛冽了。

“你们公司有钱吗？”艾蒂安又问。

老头儿耸了耸双肩，然后又垂了下去，好像是被一堆崩塌的金钱压下来一样。

“啊！是的！啊，是的！……它也许没有附近的昂赞公司那么有钱，但是几百万总是有的！这不用算……它有十九个矿井，其中十三个是采煤的，如沃勒矿、维克托阿矿、克雷夫科尔矿、米鲁矿、圣托玛斯矿、玛德莱娜矿、弗特里·康泰耳矿，等等；另外六个矿是排水和通风用的，像雷吉亚尔矿一样……它有一万名工人，开采区遍及六十七个村镇，每天出煤五千吨，有一条连接着各个矿井的铁路，还有好多车间和工厂！……啊，是的！啊，是的！有的是钱！”

煤车的车轮在台架上滚动的声音使大黄马竖起了耳朵。下面的升降罐笼一定已经修好了，推车工重新开始工作了。赶车的老头套好牲口，准备再次回到井口，他温和地对牲口说道：

“您可不要养成闲聊的习惯，懒东西！……要是埃纳博先生知道你浪费时间干了什么的话，那你就倒霉了！”

艾蒂安正在出神地望着夜空，想着事情。听了这话，他问道：

“这么说，矿场是埃纳博先生的？”

“不，”老头儿解释道，“埃纳博先生只不过是总经理。他同我们一样，是个拿工资的。”

年轻人打了个手势，指着这无边的黑暗：

“那么这一切又属于谁呢？”

长命老又咳嗽起来，他咳得那么厉害，都喘不上气来了。最后，他吐了口痰，抹掉嘴上的黑沫，在更加猛烈的风中说道：

“嗯？这一切属于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反正有主儿。”

说着，他用手指着黑暗中一个模糊不清的黑点，那是一个遥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就在那儿住着马赫一家为之干了一个多世纪活的那些人。他说话的声音里含着一种宗教的恐惧，好像他正谈论着的是一个难以接近的神龛一样，里面蹲着一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喂肥了的却从没见过的神。

“至少有面包，能吃饱也好啊。”艾蒂安第三次重复道，他念念不忘这个话题。

“当然了！只要天天有面包吃，那就太好了。”

马走了，赶车的老头儿也拖拉着两条残废的腿跟着走了。翻车机旁，推车工一动不动地蜷缩成一团，下巴颏搁在两只膝盖上，睁着两只无神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夜空。

艾蒂安重新拾起他的小包，但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狂风吹着他的后背，冰凉刺骨，像刀割一样，胸前对着烈火却烤得发热。也许，无论如何，还是到矿上去问问好，因为老头儿也许不了解情况。再说，他会迁就一些的，不挑三拣四，什么活儿都愿意干。在这失业闹饥荒的地方，他到哪儿能找得到活儿干呢？他会怎么样呢？难道要像条丧家之犬似的，死在墙脚下吗？然而，他又犹豫不安，在这光秃秃的平原上，在这浓重的夜色里，他对沃勒矿井产生了一阵恐惧。狂风每次刮来，都好像比上次猛烈，就像是从无边无际的天边吹来的一样。死寂的夜里没有一线曙光，只有那些高炉冒着火，炼焦炉腾着烈焰，把黑暗染得血红，但并没有照亮陌生人。沃勒矿井像头恶兽，蹲在它的洞里，更加缩紧了，喘气声更粗更长，仿佛肚里的人肉不好消化似的。

二

小麦地和甜菜地中间的二四〇矿工村还在黑夜里沉睡。人们可以隐约分辨出那四大排房子，这些房子都很小，又像兵营又像医院，互相平行着。这四大排房子中间是三条宽阔的大街，街道两旁是各家各户的菜园，基本上都差不多大。在这片荒凉的高岗上，

只听得见阵阵狂风在菜园子四周篱笆残缺的破栅栏间呜咽哀鸣。

住在第二排房子十六号的马赫一家还毫无动静。浓浓的黑暗笼罩着二层楼上惟一的一间屋子，仿佛沉重地压着这些还在沉睡的人。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人挤成一堆，大张着嘴，都非常疲倦。尽管外面很冷，屋子里污浊的空气中却混杂着一股强烈的热气，这和封闭最好的豪华卧室里那种令人窒息的、不流通的热气一样，发出一股人体的气味来。

楼下的布谷鸟木钟敲了四下，四点钟了，但屋子里仍然没有动静，只听得见尖细的呼吸声和两种响亮的鼾声此起彼伏。突然，卡特琳坐了起来。和往常一样，她在困倦中数完了从楼板下传来的四下钟声，但她仍然觉得没有力气完全清醒过来。她把两条腿伸到被子外面，摸索着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蜡烛。但她仍旧坐在床上，脑袋沉沉的，她伸着两臂又倒了下去，那种无法抗拒地想再睡一会儿的欲望使她重又倒在了枕头上。

现在，烛光照亮了屋子。四四方方的，有两扇窗户的屋子里塞了三张床。屋子里有一个衣橱，一张桌子和两把旧核桃木的椅子，这些家具暗旧的颜色和明黄色的墙壁很不协调。还有几件破衣服挂在钉子上，一个水罐放在石板地上，近旁放着一个作洗脸盆用的红色瓦罐，除此之外，屋子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左边的床上睡的是扎查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他和刚满十一岁的弟弟让兰一起睡。右边这张床上，睡着两个小孩子，六岁的女孩子莱诺尔和四岁的男孩亨利，姐弟俩互相搂抱着正睡得香。而卡特琳和她的妹妹阿尔齐合睡着第三张床。阿尔齐已经九岁了，但仍然非常瘦小，要不是她残废人的驼背顶着卡特琳的肋部，当姐姐的甚至感觉不到她就睡在自己身边。装了玻璃的门敞开着，可以看到楼梯口的长廊，父亲和母亲就睡在安在那儿的第四张床上。靠着这张床他们放了一个摇篮，里面睡着最后一个出生的孩子，刚刚三个月大的小艾斯黛尔。

这时卡特琳使劲努了努力，她伸了个懒腰，两手抓了抓头发。她的橙红色的头发散乱地遮在前额和后颈上。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来说，她长得太过纤细瘦弱。她那紧裹在身上的窄瘦的长衬

衣里面露出了她乌青的双脚和细长的胳膊。胳膊的乳白色和脸上的灰白色形成鲜明对比。她脸上的皮肤已经被长期使用黑肥皂给损害了。她张开稍嫌大一点儿的嘴巴,打了最后一个哈欠,露出了她那患了萎黄病的苍白牙床上的漂亮的牙齿。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因为困意难消而眼泪汪汪的,表情痛苦而又疲惫,似乎她全身仍很困倦。

这时,从楼梯口传来一阵低声抱怨,这是马赫在含混不清地说话。

“他妈的!到时间了……卡特琳,是你点的蜡烛吗?”

“是的,爸爸……下面的钟刚敲过四点。”

“那么你快点吧,懒鬼!要是你昨天星期天少跳点舞,你就能早点叫醒我们了……真是个懒鬼!”

他继续责骂,但是睡意重新袭来,他的骂声含混不清起来,最后被一片新的鼾声代替。

年轻的女孩儿,穿着长长的衬衣,赤着脚在屋子里的方砖地上走来走去。当她走到亨利和莱诺尔的床前时,她把滑落在地上的被子重新又扔回他们身上,他们仍然没有醒来,沉浸在孩子特有的酣睡中。阿尔齐睁开眼睛,翻了个身,睡在了大姐刚起来后尚有余温的地方,但没有说话。

“喂,扎查里!唉你,让兰,都起来!”卡特琳站在这两兄弟的床前叫着他们,他们正趴在床上睡着,鼻子压进了枕头里。

她不得不抓住大哥的肩膀摇晃着他,大哥嘴里骂着,但仍没有睁开眼睛,所以她决定掀他们的被子。当她看到两个男孩子光着腿乱踢乱蹬时,她觉得很滑稽,开始笑起来。

“混账!放开我!”扎查里坐了起来,发着火骂道,“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噢,真他妈的见鬼,该起床了!”

他身子瘦瘦的,笨手笨脚,长着一张长脸,脸上稀稀拉拉长了几根胡子,好像脸上弄上了脏东西似的。他有一头金黄的头发,脸色和全家人一样,因为贫血显得很苍白。他的衬衣卷到肚子上了,他把它拉下来,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他感到有点儿冷。

“楼下,钟已经敲过了,”卡特琳又说道,“嘿!快点儿吧,爸爸

生气了。”

让兰把身子缩成一团，重又闭上眼睛，说：

“真该死！我还要再睡。”

卡特琳又温柔地笑了。让兰太矮小了，四肢又细又长，因患淋巴结核而关节肿大。她一下子把他疼惜地抱在了怀里。他两腿不停地乱踢。他长着一张苍白的猴儿脸，一头短而卷曲的头发，一双绿色的眼睛，两只大耳朵，使他的猴儿脸显得更宽了。他被姐姐抱在怀里，因为使不上力气而气得脸色发白，他什么也不说，就在姐姐的右乳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个坏东西！”她忍住痛，喃喃地骂道，同时把他放在了地上。

阿尔齐，一声不吭，她把毯子往上拉了拉，拉到了下巴颏底下，但没有再睡着。她用那种残废人的机灵的眼睛看着她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穿衣服。穿完衣服后他们争脸盆，又吵了起来。两个男孩子嫌卡特琳洗得时间太长了，就把她挤到了一边。他们睡意未消，睡眠惺忪，这时撩起衬衣若无其事地撒起尿来，那种一点也不害羞的样子就像一窝一起长大的小狗一样。最后，还是卡特琳先收拾好了。她穿上矿工的短裤，套着粗布上衣，头上系着蓝色便帽，正好遮住了发髻。她穿上这身星期一才穿的干净衣服，俨然就是一个小男子汉了，除了腰肢有点轻柔婀娜外，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个女孩子来。

“等老头回来的时候，”扎查里不怀好意地说，“他看到床上乱七八糟，没有收拾好，肯定会很高兴的……你知道，我会告诉他是你干的好事。”

老头子就是祖父长命老，他夜里上班，白天睡觉。因此不等床凉下来，就会又有一个人睡上去打呼噜了。

卡特琳没有说话，就动手把被子扯平，铺好。这时，邻居的房子里已经有动静了。这些房屋是公司为了省钱用砖粗制滥造地盖起来的，墙壁非常薄，有一点点动静都能听得见，人们就这样紧密地住着，从这头到那头。个人私生活的任何事情都隐瞒不了，连小孩子也知道。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震动了楼梯，然后听见有人轻轻地躺下了，舒了一口气。

“好，”卡特琳说，“勒瓦克下楼了，布特鲁又来找勒瓦克老婆了。”

让兰诡笑了一声，阿尔齐的眼睛也亮了。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拿隔壁三人同居的事寻开心，一个挖煤工招了一个清理工在家里做房客，这样他老婆就有了两个男人，夜里一个，白天一个。

“菲洛曼在咳嗽。”卡特琳侧耳听了一会儿说。

她说的菲洛曼是勒瓦克家的大女儿，一个十九岁的高个儿女孩。她是扎查里的情人，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因为肺部有毛病，她只能在矿上做选煤女工，从来不曾下过井。

“呸！菲洛曼！”扎查里接口说道，“她什么也不管，只知道睡觉，只有猪才会睡到六点钟。”

他穿上短裤，当他打开窗户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外面，矿工村正在黑暗中苏醒，灯光一处接一处地在百叶窗的缝隙间亮起来。扎查里打开窗户，探身想看一下，看看沃勒矿井的总工头当萨尔会不会从对面皮埃隆家出来，因为有人说他跟皮埃隆的老婆睡觉。而妹妹卡特琳却吼着他说，做丈夫的皮埃隆从昨天起就在井底罐笼站上白班了，所以昨天夜里当萨尔绝没可能睡在皮埃隆家里。两个人就这样争执了起来，都坚持说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不会有错。一阵冰凉刺骨的寒风从外面吹进屋子里，这时传来了又哭又叫的声音。这是艾斯黛尔在摇篮里被风吹得哭起来了。

一下子，马赫醒了过来。骨头里出什么毛病了？你看他怎么像个无用的东西似的又睡过去了。他大声地咒骂起来，吓得旁边的孩子们都不敢吭声了。扎查里和让兰都已经洗刷完了，也磨蹭够了。阿尔齐大睁着两眼，一直在看着他们。两个小孩子，莱诺尔和亨利，尽管屋子里十分吵闹，他们仍然互相搂抱着，没有动弹，还是那样均匀地细声呼吸着。

“卡特琳，把蜡烛拿给我！”马赫喊道。

她刚刚扣好上衣的扣子，就拿着蜡烛到了小屋里，让她的两个兄弟借着从门外透进来的一点微光找他们的衣服。她父亲从床上跳下来。但她并没有停下来，她穿着粗羊毛线袜走下楼，点亮了餐室里的另一支蜡烛，好准备咖啡。全家人的木屐都放在食橱底下。